

# 向真向善向美的温度

## ——评电影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

# 此心安处即吾年

冉咏梅

准备的香肠、腊肉,太香了,完全是妈妈的味道,妈妈你想得太周到了。”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大快朵颐,妈妈脸上笑眯眯的。“对了,这条鱼你们要慢慢吃,年年有余呢。”看着妈妈说得一脸认真,我们全家都笑了。“云团年”消除了我们的时空距离,今年的团年宴和往年一样温馨、仪式感十足。

吃了团年饭后,在收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过程中,妈妈不时用手机视频与我交谈,分享观看节目的收获。遇到不认识的演员,她还饶有兴致地向外孙打探演员的情况,做了一回“追星族”。节目最后,她要求弟弟一家和我们全家一起站起来,跟着节奏演唱《难忘今宵》,希望年年有今宵,记住今宵好时光。通过手机视频,看着妈妈陶醉的神情、看着她眼角抑制不住的泪水,我们都很激动。

因为不回老家过年,我特地为妈妈在网上买了一件红色羽绒服和一部智能手机,希望妈妈穿上新衣增加过年的喜庆,用智能手机好与我们联系。文化不高,平时用惯了老年机的妈妈在弟弟的帮助下,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,基本掌握了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技巧,现在跟我们联系起来已经非常顺利了。“哎,你别说,你给我买的这部手机很高档,视频效果很好,让我在村里的老姐妹里很很长了一下脸呢。通过手机,看到你们在外地也吃得好,玩得好,过得好,我这个当妈的完全放心了。”看着妈妈脸上满足的笑容,我也很激动:“妈妈,你开心、放心了,我们也省心、安心了……”

今年春节,虽然我和母亲第一次分开过年,但我们的心在一起,我们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浓厚,家庭和和睦睦的温情更加珍贵,在平凡的日子里相扶相依的生活更加温暖。此心安处即吾年——在澄碧的天空下,在和煦的春风中,我们共享幸福共迎未来。



“妈妈,祝你和弟弟全家新春快乐、幸福安康、牛年大吉!”“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!”

除夕之夜,我和妈妈通过手机视频互致新年问候,来了一次“云团年”。视频里的妈妈穿上了我给她买的红色羽绒服,新剪的头发梳得顺顺的,容光焕发,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不少,满桌佳肴传递出团年的喜庆祥和。看着妈妈和弟弟一家幸福地碰杯,看着妈妈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,我们全家也感到十分开心。

“姐姐,你把视频角度换一下,妈妈要看看你们团年宴吃的什么。”听了弟弟的话,我马上用手机视频把一桌丰盛的菜肴呈现在母亲面前,随后将镜头一一定格在香肠、腊肉、鱼、豌豆尖等家乡菜肴上。饭桌上的大部分食材是妈妈让弟弟通过快递邮寄给我的,让我省了不少事。虽然我所在的小城没有疫情,离老家也只有几百公里,但我春节期间要值班,加上“就地过年”的倡议已经深入人心,四十多年来,今年是第一次没有在老家过年。自从知道我们不能回家过年后,妈妈就比往年更加忙碌了,因为她除了要张罗和弟弟一家的团年饭,还要为我这个出嫁已经多年的女儿一家准备团年的食材。膘肥体壮的年猪宰杀后,灌香肠、熏腊肉是她的绝活,她自己种的白菜、大头菜、萝卜、藕、豌豆尖、蒜苗、葱子十分鲜嫩,她和弟弟养的鸡、鱼又大又肥,凡是团年宴上能够想到的菜肴、调料,妈妈都打好包后让弟弟给我邮寄过来。收到妈妈的团年“大礼包”,丈夫和儿子都喜不自禁,又连连感叹:妈妈把“团年饭”都给我们邮寄过来了,女儿不管多大了,始终是妈妈眼里的孩子,有妈的孩子就是好!

“妈妈,你看,这是你给我们

分财产,决定分亲生子女各20万元,余下50万元给学生兼千儿孙元能治癌症、治腿伤。影片对佟元能夫妇的描绘,着墨不多,但笔笔见彩。他们的忠厚、尊老、重情,跃然银幕。影片对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王自亮的形象塑造,以辩证思维,以许多鲜活的生活细节,褒扬了他正直的人格尊严和长子的责任心,又贬斥了他的感情迷失和道德失范。剧中的其他人物,尽管自身在道德和情感上有瑕疵,但最终在真善美的感召下,得以净化精神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温度正源于以文化人,以艺养心。影片确有对在市场大潮和物欲主义冲击下,那种理想丧失、精神滑坡现象的深刻批判,但同时注入了艺术家对剧中生活和人物充满善意和理解的温情,促其向真向善向美的温度。现实主义的温暖也造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,影片洋溢的“真”“善”最终形成了艺术表达的“美”。

心术、悔过,抑或是大女儿大学教师王向黎和二女儿质检员王向薇的言谈举止,尤其是老太太宋宝珍的心路历程,都刻画得真真切切、丝丝入扣。影片的真实性及其深度让观众迸发“代入感”。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银幕照见自己的身影和灵魂,从而产生出自省反思的鉴赏效应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力度,源于抑恶扬善的价值观表达。宋宝珍形象是全片的精神引领者。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,含辛茹苦地把二子二女养育成人,厚德包容,循循善诱。在外,她是一名好教师。在家,她是一位好母亲。她用一台用胶布补了又补、已成文物的老风琴,教会一批又一批学生识简谱唱新歌;她返乡给孙辈们带的礼物是“何事居穷道不穷,乱时还与静时同。家山虽在干戈地,弟侄常修礼乐风”的传家宝。这是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!老家“家宴”一场戏,老人卖老屋

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辨析文艺作品对生活的审美表现有三个层次:一是“事之法天”,即效法“天”之原貌表现,旨在求真;二是“定之胜天”,即不仅表现了“天”之真,而且还要对这真进行审美褒贬评判,进而求真;三是“心之通天”,即在求真求善的基础上,将作家艺术家主体心灵对客体生活的独到思想、审美发现与“天”相通一体,最终求美,达到真善美的统一。以此观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甚有所获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深度,正源于直面人生,求真务实,细节取胜。它把作为审美对象的生活和人当成整体来把握,兼容整合,不拨高虚饰,也不贬低丑化。无论是北京的城市氛围还是洛杉矶的海外生活,不论是黄山城里还是徽州乡下;也无论大儿子作家王自亮的个性、人格、品貌、过错,还是二儿子环保局副主任王自建的无奈、



《好时光》

方华摄



仲呈祥

欣赏尹力导演新作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感动之余,从内心赞叹一声:“我们需要这样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!”

大力倡导文艺表现英雄人物,为功勋奖章获得者、为重大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、为改革开放和精准扶贫书写,这是为时代画像、立传、明德所必须坚持的。但文艺也不能忘怀平凡凡的民生民情,这也是为时代画像、立传、明德的重要内容,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。电影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显然是描写这后一类生活的。它把镜头聚焦一位平凡凡、年逾八旬的老太太宋宝珍及其家人,在过年前后十几天的生活际和心路历程,讲述了一个既催人泪下又激人奋进的中国故事,令我回味无穷,思之良久。

## 就地过年



孙志昌

你在那里  
我在这里  
你多像两枚棋子  
摆在人生的棋盘上  
执行着主人的命令  
这里不是那里  
那里也不是这里  
却跳动着相同的脉搏  
释放着同样的激情  
追逐着同一的星辰  
弹奏着快乐的音符  
那就是——过年

## 元宵到,灯笼红



王国梁

“十万人家火烛光, 门门开处见红妆。”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,大红灯笼是必不可缺的点缀。红色代表着红红火火,吉祥如意,灯笼上丰富多彩的图案,也寄托着我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。多年的习俗延续下来,灯笼对我们来说,几乎近似一种图腾。它照亮了黑暗,照亮了前路,是喜庆、温暖和希望的象征。

寻常百姓家,到了元宵节家家都会制做红灯笼。从遥远的年代开始,红灯笼就被我们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含义。我们扎灯笼,挂灯笼,把对生活的良好愿望高悬起来。扎灯笼的任务,一般是家里的男主人负责。过年是一年

中难得的清闲日子,他们也乐得享受这样闲适的时光,会耐心地扎红灯笼。孩子们帮着准备扎灯笼材料,还在一旁打下手,他们满心期待地等着大红灯笼挂起来。孩子们还要自己动手,学着父亲的样子,耐着性子,做个手提的灯笼,在元宵节晚上提着灯笼满街逛。

很多地方有提着灯笼“走百病”的习俗。元宵夜,孩子们要提着灯笼去大街小巷逛一圈。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到了街上,他们笑着嚷着,在人群中穿梭,谈论着谁的灯笼最漂亮。那些灯笼可能很简陋,有的就是用罐头瓶做的简易灯笼,但孩子们的快乐是不打折的。

当然,元宵节的灯笼是最让人期盼的。“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

舞。”元宵节观灯的盛况是那么让人兴奋!大人孩子纷纷围在五彩缤纷的花灯旁,赞叹品评,欣赏流连,场面热闹非凡。观灯习俗起源于汉朝,到了唐代观花灯开始风行起来。花灯闪烁,流光溢彩,象征龙兆祥,国富民安。到了今天,各种样式的花灯如同花朵一样缤纷而开,观花灯更是一场视觉盛宴。

不过,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童年观花灯的情景。记得小时候,我和伙伴们会聚在一起观花灯。村子里每年都会举办灯会,除了漂亮的花灯可以观赏,还有灯谜可以猜。元宵夜,月上柳梢头,孩子们蜂拥而出,街上沸腾起来。我很喜欢猜灯谜,每每猜中一个,还可以得到小奖品,非常开心。灯火阑

珊时分,大家比着谁的奖品最多,然后笑着闹着各自散去。

灯笼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乐趣,成为元宵节记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。其实,灯笼还有很多丰富的含义。在古代,每年正月私塾开学时,父母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,由老师点亮,称为“开灯”,预示着孩子的前途将是光明无限。正因为如此,我的父亲十分重视制做灯笼,每年都不会有半点马虎,所以我家的灯笼总是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如今,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,但我心中的灯笼却依旧明亮。元宵节的灯笼,永远温情地高挂在我的记忆中。那些美好的记忆和祈愿,会在每一年启程之时为我照亮前路。

## 乡村赏春



魏霞

春风柔得无骨无底线,春阳暖得人心痒痒。微信群里一人问:“乡村赏春,去否?”众人抢着回答:“去,去。”一呼百应。

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,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灿烂阳光下,乡村似一幅明艳艳的山水画,鲜嫩、簇新、生动。

小河水清亮亮的,不急不躁泛着层层涟漪,像一片片浮动着的银鳞。河里的一群大白鹅,昂首嘎嘎地向天欢唱。河岸的杨柳,似与春天约会的女子,米粒样的绿苞儿,紧贴着枝条,春风中曼妙地扭动着腰肢,把蓄了一冬的小心思,一点一点地往外吐,吐一点,黛眉舒展一点,那欲说还羞的娇柔,怎一个风情了得。河坡的春草最是调皮,爱跟人捉迷藏,你远远地看见它绿意盈盈,漫步过去,它却把身影躲藏了起来,抬眼寻去,它又在前面冲你挤眉弄眼地招手。草色遥看近却无啊。

一片一片的油菜花,是个烈性女子,春风里正谈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爱恨情仇立场分明,要开就开它个死心塌地、彻彻底底,那不管不顾的劲头,让人倏尔觉得自己就应该是那油菜花。俯身其中拍了照还嫌不过瘾,趁人不注意,还欲伸手摘它

几朵簪在发髻,也做一回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些个女孩子。路边一个手提篮筐子的妇人看见了,颇有趣味地笑问:“看花呀?”遂抑制住了摘花的冲动,笑答:“嗯,看花呢。”

路边的小野花像儿时熟识的村姑,纯洁质朴,得到春风的点滴恩惠,也让她们欢喜的不行。你瞧,风一吹,她们就跳着舞蹈感恩;风不吹,她们也在笑,一笑就乐呵呵地合不拢嘴,好不羞涩地向行人展示生命的美丽。春天么,除了开花,找不到第二桩事情欢度光阴。

走进村子,一排排二层的青瓦楼房比肩而立,那略显粗笨的青瓦,在蓝天下秀气起来,排队等着行人的检阅。这边眼睛看半晌恋恋不舍地才收住,那边屋后得。突然探出一枝桃花来。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那桃花是正当二八年华的女子,不开则已,一开,就是大动静,开得酣然仍不失娇态,撩得行人纷纷驻足。

一户人家的院门前,三五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平坦洁净的水泥地上跳皮筋,一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,咯咯——咯咯,笑声随着双腿的跳跃跌宕起伏,无忧无虑。看着看着,心中起了波澜,不禁一叹: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,比如,春日下到乡下赏花看景瞧人去。

## 过新年,荡秋千



薛雨青

秋千,是古代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。春秋时期传入中原地区,因其设备简单,容易学习,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这一娱乐设施,最初专为宫内及贵族妇女所享用,汉代以后,逐渐成为清明、端午等节日进行的民间习俗活动并流传至今。我们北方农村一般为短期简易搭建的,以供春节期间人们娱乐使用,二二月一过即拆除。

多年来,我对秋千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,有时恍惚间觉得梦里还在荡秋千。说起来现在的小孩可能对它很陌生,不知为何物。我们小时候,不但物质生活匮乏,而且精神生活也十分贫乏。那时候,既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宽带,更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。一

到过年,我们除了穿新衣、放花炮,跟随大人转亲戚外,再没有啥玩要的,唯一的乐趣就是跟着一帮大人和娃娃伙伙打(荡)秋千。每年除夕一过,大人们就会在村头开阔的地方,找来四根端直的长木椽,每两根顶部交叉用绳子绑好,底部栽到土里填好打实,又上架上一根三四米长的横梁,横梁上绑上两根大绳吊下来离地面一尺二尺高,拴成一个供人们玩的秋千。

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,一村的小屁孩儿和半大小伙子、大姑娘、小媳妇们每天茶余饭后,你争我抢在村头荡秋千,十分上心卖力。有时候,大人喊叫着让回家吃饭都不理睬。秋千荡起来五六米高,带着呼呼的风声,十分怕人。见了秋千的人,心中虽有点胆怯,却还是跃跃欲试。刚从秋千上下来的人,满脸惊魂未定的神

情,但总能在刺激中找到愉快。每次荡秋千的时候,我们都要唱着一首“荡秋千,荡秋千,一荡荡过柳梢头,摘朵白云怀中抱,送给爷爷把背靠”的歌谣。我们这帮小孩子刚开始坐在秋千上荡的时候,心里面非常害怕,个个脸绷得紧紧的,双手牢牢地抓着绳子,生怕一不小心会从半空中掉下来。也不敢荡得太高,荡时常常有大人保护着。但是荡着荡着也就不再害怕了,并且越来越喜欢那种身体在空中飘了起来的感觉。后来干脆闭上眼睛,慢慢小媳妇们每天茶余饭后,你争我抢在村头荡秋千,十分上心卖力。有时候,大人喊叫着让回家吃饭都不理睬。秋千荡起来五六米高,带着呼呼的风声,十分怕人。见了秋千的人,心中虽有点胆怯,却还是跃跃欲试。刚从秋千上下来的人,满脸惊魂未定的神

有时候还会站在秋千上摆摆造型表演出一些花样来:站起来,转个圈,蹲下;有时还两个人一起手拉手,脚并脚,脸对脸打一个秋千,引得小伙伴和大人人们惊羡不已。最开心的是和邻家的小伙伴比赛看谁在秋千上荡得高,荡得快,荡得时间长,荡得花样多。

那年月,秋千架下面一堆堆、一簇簇常挤满了人,十分热闹红火。荡秋千的那些大姑娘、小媳妇更是个个精心梳妆打扮,赶庙会一样。

秋千,这个从远古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间独特的娱乐方式,承载了我们童年无数美好的回忆,在那个年代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,使宁静的乡村生动了许多,热闹了许多,温暖了许多……